



2014 年全新典藏版本

那焉

作品

晨光搁浅

The Morning stranded

持续热销三年，被读者称为“连续看三遍，还会泪流满面的书”

新秀才女
双人气

那焉
重新修订

新增 [简浅与宗晨甜蜜生活小番外]

死亡边缘女孩的铭心初恋 80、90后成长必读的勇气绘本

与《后来我们都哭了》《苍耳》
共同缅怀那些年我们一起流过泪的爱情
这场生命中最美的相遇，煽动了我一生的悲伤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晨光搁浅

The
Morning
stranded

那焉
作品

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晨光搁浅 / 那焉著. — 石家庄 :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511-1503-2

I. 晨… II. 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7996号

书 名: 晨光搁浅

著 者: 那 焉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特约编辑: 欧雅婷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黄 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503-2

定 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 ♥ ♥ ♥ ♥ ♥ 导读

看完《晨光搁浅》，我知道有一种情感叫“至死不渝”，有一种感情，可以为你死，却只能为他生。这是一本将爱写得淋漓尽致、将初恋写得刻骨铭心的书。

七年前宗晨和简浅两情相悦，却因为误会分开，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七年后，宗晨那句饱含深情的“浅浅”，听着实在叫人心疼。简浅总是以为宗晨并不爱她，宗晨的性格太过内敛和忍耐，他将所有对她的好都偷偷藏起来，他的包容、关爱、呵护她都未能发觉，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让倔强的简浅也遍体鳞伤，她拖着伤病的身体、破碎的心灵从他身边逃离。整本书故事曲折，感情真挚动人，让人总是为书里的人物焦急，无数次地从心中呐喊，别在误会下去了，好好在一起吧。

可想想，生活中，我们和相爱的人也总是因为不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误会，我们也总是轻易放弃，我们没有宗晨跟简浅的七年，错过了就不会再相遇。这本书把爱写得太刻骨铭心，两个相濡以沫的人，可以恨到渗入骨子里，可以爱到至死不渝，人生，能有多少次这种爱情，只要经历一次，便再不会用尽全身的力气去触碰了爱情了。

C O N T E N T S



楔 子		001
第一回	迷失森林	003
第二回	最美时光	017
第三回	飞蛾扑火	079
第四回	红豆相思	100
第五回	月凉如水	116
第六回	瞬间烟火	131
第七回	破碎梦境	150





第八回	在劫难逃	166
第九回	狭路相逢	179
第十回	刹那芳华	192
第十一回	静默盛开	213
第十二回	沉默相忘	234
第十三回	晨光搁浅	249
番外之宗晨		263
番外之宗小包子		275



楔子



我依旧迷失在那片森林里。

我曾无数次梦见那片笼罩着潮湿而雾气迷蒙的森林，梦见年少时的简浅，飞蛾扑火似的在丛林里奔跑着，不顾一切地朝前面的少年追去，可他却越走越快、越走越急，很快便融入浓雾中，消失不见了。没有一次他停下脚步，回了头。

那是已经消失却一直存在的，关于我和宗晨的过去。称之为过去，便从未想过会有未来，虽然有时也会问自己，若再见面，会是怎样的光景，要如何措辞，如何问出那一句“你过得好不好”。

可我从未想过，再次相逢竟然会如此狼狈。

此时此刻，望着眼前这个男人，我甚至紧张到忘记了呼吸，手心是汗，脊梁阵阵发冷，周围的空气一下子稀薄了上百倍，仿佛陷入定格的瞬间——我不得不承认，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在他面前，我仍旧是那个没出息的，简浅。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一刻钟，你会看见一个茫然无措的我，穿着呆板无趣的套装，盘着故作成熟的发髻，傻子似的站在烈日晴空下，而那只伸在半空却一直没得到回应的手，还有对面的男人微露的嘲讽笑意，会让你觉得，这一幕有趣极了。

尤其是，当你恰巧知道我们的过去，也许会发自内心地说一句，风

水轮流转，简浅你竟然也会有今天。

是的，连我自己都会问，那个曾在他面前嚣张得不可一世的人，究竟去哪里了。

第一回 迷失森林

我曾无数次梦见那片笼罩着潮湿而迷雾寒气的森林，梦见年少时的简浅，飞蛾扑火似的在丛林奔跑着，不顾一切地朝前面的少年追去。



【1】

仿佛过了半个世纪，我终于听见自己微微发颤的声音：“你——好，宗先生。”

他的神色微微收了收，还是没有说话。晴空万里，蝉声起伏，在我们之间蔓延着的，只有沉默。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并不公平的对峙，他的情绪隐藏在太阳镜片后，毫无顾忌，而我完全曝光，呆滞尴尬、不知所措，甚至惊慌。我不愿意，让他看见这样的我，更不愿意，是在这种情况下。

明明是那么热的天，我却只感受到骤起的冷意，身体僵硬得成了冰棍，而他，便是那灼人的热，缓缓地烧上来，毫不留情地将我连骨带皮吞下。

他终于摘下眼镜，不动声色地说：“好久不见，简浅。”于是那沉寂许久，从未消失过的眉眼，从记忆深处再度浮现，那样真实，真实到让人心悸。我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退缩与逃避。

宗晨有着极为深邃的眼窝与高隆的眉骨，那也是他身上最迷人的部分，曾霸占着我所有的迷恋。他下巴坚毅，线条利索，轮廓鲜明，样貌并未有多的变化，可到底是不一样的了。高了不少，也结实了不少，看起来，比离开那会儿健康多了。而变化最多的，是他那份距离感，生

冷而沉稳的气质，疏离冷然的眼神，都意味着，他早已不是那个能为我收拾一切烂摊子的少年了。

我也想，好久不见，还想说，你好吗？你终于肯回来了？许许多多的话，可说出口的却是最俗套的——“你好，宗先生。”

“宗先生？”他看着我，忽然就笑了，可神色却逐渐变冷，“你叫我宗先生？也对。”他没下去，微微侧了侧脸，目光停在不远处的钱塘江。

“我还赶着去签合同，先走了。”我慌乱地转身，急急走开。

“简浅？”他突然说，“你是天华的职员？”

我下意识地回道：“你怎么知道？”

他似乎没有听见，过了好久，才收回有些失了神的目光，眯了眯眼睛，说：“一开始还以为是同名同姓，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你，88号的商铺位。简小姐，看来，我是你今天签合同的对象。”

原来那位助理说的从国外回来的业主，竟然是他！我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好一会儿，才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斟酌用词：“合同已经准备好了，那宗先生，我们现在去商铺？”

“不。”他又笑了起来，凝视着我，一字一顿，“既然真的是你——那也没有谈的必要了，这笔生意，到此为止吧。”宗晨说完，便转身走了。

“等等！”我拎着厚重的公文包，咬了咬牙，追了上去，“宗先生，对不起，请问出了什么问题？”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只丢下一句：“没有签合同之前，我有拒绝的权利。”

“宗晨，你没必要这样——”我快走几步，站到他面前，堵住了他的去路。他却朝后退了好几步，好像面前的我是洪水猛兽。

“没必要怎样？”他微扬起嘴角，又露出那抹嘲讽的微笑。

这时，江面上响起悠长的汽笛声，仿佛多年前一样，不曾改变。我们忽然又沉默起来。

此时正是一天之中最热的午后，太阳发了狠似的热。这时的钱塘江，如一条盘旋的银龙，栖息着横亘在南北之间，粼粼波光在阳光下似耀眼的珍珠，缀成片片鳞甲。而油轮在一声汽笛之后，稳稳地前行，翻滚着卷出江底的黄沙，使得水钻似的水面鳞甲也断了，混浊不堪，看得人一阵恍惚。

空气像是浓稠的布，没有一丝风，可我却仿佛听见那咆哮而来的涨潮声，像是腾空的巨龙，由远及近扑过来，而他牵着我的手，掌心的热度温暖到心底，我们一直向前跑，背后是汹涌的潮水，可却一点都不怕，仿佛只要牵着手，一直向前跑，就可以了。

蝉叫声一声响过一声，衬得四周越发沉寂，以及裹在身上的、浓得化不开的闷，我收回这莫名的伤感情绪，慢慢地开口：“我是说——这只是业务，没必要牵扯到其他的私人情绪。”

他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神色淡漠得很，仿佛那只是一张面具。我捉摸不出他在想什么，汽笛声渐渐远去，四周又恢复了安静。

“如果你是因为我，那我可以找其他的同事与你接洽。”我压下情绪，寻找余地。

他竟轻轻地笑了笑，眉毛好看地一挑：“难道你还不明白？简浅——我只是不想见到你，一刻一秒都不想，包括，与你有关的一切。”

“抱歉，再见了。”他绕过我，再没有任何停留，快步离开。

他笑得那样温和，可却让人心底发冷。

我该知道的，是的，我知道，一直知道。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他重重甩过来的那记耳光，他还说恨我，比犹太人恨希特勒还恨。而我也恶狠狠地踹了他一脚，歇斯底里地骂，谁稀罕你恨不恨，我压根儿就不在乎！既然你恨，那你滚啊，滚到英国去，一辈子都别回来！

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样子，僵着背，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眶渐渐发红，然后背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了，只清晰地留下三个字——好，我滚。他跑了，跑到大西洋彼岸，一去多年。

后来我也想，也许他迁怒我的恨会随时间慢慢淡去，也许横亘其间的误会能消失，也许终有一天他会明白——那么聪明的他，怎么能不明白？于是我一直等着，等着他放下，等着他回来。一年不够，那就两年，两年不够，那么五年、七年，可原来还是不够——在我一厢情愿地守着那片森林时，他就离开了。

七年来，很多东西都变了，譬如这沿江的风景，高架横江过，大楼平地起，开始车水马龙，开始快速发展，可越繁华，却也越寂寥。可也有很多东西没变。比如这江水，这汽笛，还有我的执念。可人总是这样，一面盼着改变，一面又怀念过往。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自己活在过去，像一个瘾，戒不掉，或者说，从未想过去戒——我就是个没勇气面对现实的可怜虫。虽然我明白，有些事情错过了，便永远不会再回来。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涨潮声——呼——呼——他笑着说：傻瓜，快跑。

是的，没错，我就是个傻瓜，彻头彻尾的傻瓜。

若没有再次相逢，我相信自己会一直迷失下去——不管执迷不悟也好，死不悔改也好，既然十年的时间还不够遗忘，那何必要忘。

好了，悲春伤秋的事暂且不提，眼前摆着一件与生计息息相关的事——简浅我拿不下这单商铺交易，就得直面对接下来的惨淡人生。

宗晨走后，我也不知自己傻站在那儿多久了，直到一阵无休止的手机铃声响起。

“天杀的简浅浅！你又怎么得罪上帝了？！”头儿的声音透过无线声波，跨越大半个杭州，从那即将报废的诺基亚中咆哮而出——显然这并不影响杀伤力。头儿一生气就叫我简浅浅，按她的说法，两个字叫起来太没力度，不能充分体现她有多愤怒。

“你给我老实交代——出去时还不得意扬扬！”头儿说到最后几字，简直是咬牙切齿，“对方直接拒绝我们公司代理，一点余地都不留……我说你——不会是把人家给调戏了吧？”

我哭笑不得：“还真调戏过。”

“简浅浅！你活腻了是不是？！”声音又高了一分贝。

我尽量轻描淡写：“头儿，业主是宗晨，你该早告诉我的。”

“靠，我怎么会知道，与我联系的又不姓宗。”她说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沉默了一会儿，语出惊人，“很好，老情人，有转机。”

“我好像告诉过你，我和他分开时候，闹得有多天翻地覆。”

“算了算了，你先回公司，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那宗——什么晨的，总不能公私不分，生意也不做呀，这可是一笔大单子。”

“知道了。”我挂掉电话。

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竟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出很远了。我就知道，一旦碰到与他有关的事，我便乱了，乱得不成样子。

我工作的地方叫天华商业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主营商铺、写字楼等商业地产服务。目前的境况是，三个月以来，我的成交额还是零，困难重重。

事实上，我之所以进这个公司，完全是因为头儿。头儿叫林婕，是公司一个业务部门的主管，也是我妈妈以前带的学生，而他的未婚夫阿木，是分公司的经理。她开始打算让我进行政部，我说不行不行，要赚钱，要接单子。她当时就冷笑，不到黄河心不死，既然如此，咱们就按规矩办事，试用期三个月，接不到单，那就走人。

后来还是看着我可怜，将手头的一笔单子让了出来，对我恩威并施：“这单再跑了，别说阿木要开除你，我也第一个把你赶下楼。”

我还蹬鼻子上脸，嬉笑着抱大腿说：“哎呀，头儿你昨晚是不是去美容院了，气色真好，真是肤如白玉。”结果她白我一眼，骂了一句：“你要能留着这套去哄客户，也用不着人操心了。”

不得不说，头儿对我够好，这笔商铺转卖的交易，佣金高不说，对方也是急着出售，没费什么时间便谈妥了合同。商铺位于钱江新城的黄金地段，又属中心区域，若放一两年，价值便是成倍地涨，因此也不乏

买家。一般说来，没有谁会愿意在这个时段急着转卖。本来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并约定今天正式签合同，可没想到真正来签的业主竟然是宗晨。

出发时我立下军令状，自信满满地说手到擒来，本来约好去商铺签合同的，却在半路鬼使神差地下了车，顶着大太阳去江边沿岸逛了逛，可谁知道，会在那儿遇上宗晨。

该说好事多磨呢，还是世事无常？

如果我没进这家公司，如果我没接单子，如果我没接他的这笔单子，如果我没着魔似的要到这里走一走，是不是就不会再见到他了？不，我相信那句话，相逢的人总会再相逢。不管我们如何不愿意，总会在这世上与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我不得不承认，生活真会适时来些黑色幽默。

回到公司，头儿便将我叫进办公室。对于我和宗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知道个大概，却不以为然，总觉得是小孩子过家家，先前一直张罗着给我介绍好男人，在我无数次的漠视与不配合之下，也就偃旗息鼓了，她把我的漠然都归罪于宗晨，而这次发生的事，在她连续打了好几通电话还被拒绝后，终于成了积怨已久的导火线。

“你说他拽什么啊，凭什么啊！不就一‘海龟’吗，现在满大海游的——不就很牛的设计师吗，了不起他别回来啊——”

我站在她的办公室，盯着墙上风格诡异至极的装饰画，不置一词。

“不就是一些成年旧事，用得着过了大半辈子还小气巴拉地记着？太没格调了——我说简浅，你就是一头猪！”她喝了一口水，继续说，“我还以为是怎样一个男人呢，还不如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位博士，他就脸白了点，你说不喜欢小白脸，好吧——那宗晨，脸白得跟吸血鬼似的，怎么就不小白脸了，怎么就有男人味了？”

我继续盯着画，试图从一大堆凌乱的线条中找出女人的轮廓来。

“难怪你爸爸一提起他就咬牙切齿，就算不为你自己想想，也该为你爸爸想想，他有多着急！你别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你爸爸暗地里不知和我唠叨了多少回，说你执迷不悟，恨不得你失忆了才好。”

我怎么也看不出那幅海边少女图里的少女在哪儿，只好将目光收回来：“头儿，这是公司，咱不应该浪费时间谈私事，对吧？那么，这笔单子还要争取吗？”

“要，当然要，人活一口气，我倒要看看，这个宗晨，拽成什么样。”她站了起来，抽出一沓文件夹，颐指气使，“走，开会去！”

我想她是和宗晨耗上了，当然，这种事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总有几笔单子会莫名其妙地上升到“不是钱，而是尊严问题”的这种高度上来。

头儿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从市场逐渐趋向饱和，竞争越发激烈到公司营业额下滑，添油加醋，说得一众人等忧心忡忡。

“好了，现在我们手头有笔单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问题是，它出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若拿不下，我们公司的颜面何存，信心何在……”

大家顿时激情澎湃，斗志昂扬。

“这是该业主的资料，原本由简浅负责，但因为一些原因……”她见时机成熟，打开投影仪，宗晨那张英气逼人的照片就这样出现在大屏幕上，这张脸的轮廓，如此熟悉，我闭上眼也能画出来。

即使她很不应景地用马克笔在头像上画了一个圈，也迅速激发了在座女同胞们的荷尔蒙，一阵意料之中的骚动。

“喂，你见到他了？本人帅还是这个帅啊？”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兴致勃勃地问。

我下意识地看向屏幕，直面而来的过往气息，让人很想逃开。

“都丑，丑死了。”我起身，“我的胃有些不舒服，先去泡杯三九胃泰。”

待我回来后，他们也最终确定了方案——其实也就是最基本的，人

海战术，软磨硬泡。

头儿够狠，每天都找人去堵宗晨，让人产生怀疑，她到底是想借此机会出一口恶气——在她以为，我找不到男人都是宗晨害的，还是真如此重视单子。

接下来的半个月，简直堪比持久战，不仅要花时间去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时间与客户偶遇，还要天天电话致以亲切的问候，顺便咨询合作意向——这一行，脸皮早就磨得比西瓜皮还厚了。

头儿前两天亲自出马，摸清底细，树立榜样，接着一个个轮着上，相对来说女同事比较积极，毕竟有着男色诱惑，干起活来也有动力。直到有人苦着脸说对方换手机号码了，也不再去固定餐厅吃饭了，甚至连停车位上都找不到宗晨那辆车了。

我暗笑，看来宗晨的耐性大减，居然不到半个月就受不了了。

“没事，我和其他几家中介公司都联系过了，哼哼，全城……咳，我是说，”头儿得意扬扬，“暂时还没接到他向其他公司咨询的消息，咱再接再厉啊，谁拿下这笔单，提成统统提高百分之五。”

其实头儿早就和其他几家中介公司通气了，也就是说，即使宗晨去找了，有人接了单子，也不会介绍卖家，也就是说——全城封杀了。

我觉得她疯了，不管怎样，其实是没什么必要的。

这段时间，公司的每日一卦，主题毫无疑问都是宗晨，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她的神经便下意识地绷紧，都成本能反应了。

“老娘就没见过比他还难攻克的碉堡，都搭上美人计了，他依旧是那句——不需要了，谢谢。”

当然难了，当初我攻克他三年，还功败垂成呢。

“美人计？我看你是乐着倒贴吧。”头儿吞下一片土豆，继续忽悠，“别不好意思，他脸皮薄，咱脸皮厚，怕什么。”

头儿正在进行一个什么土豆减肥法，天天吃土豆，也不腻死她。

我扒了几口饭，便没了胃口：“你们继续吃，我有点累，上去睡觉。”

“简浅，你最近怎么回事？无精打采的，该不会生病了吧。”

“什么病，她那是自己憋的，”头儿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明天和设计公司的聚餐，你也一起去。”

【2】

说是聚餐，其实就是公司之间的联谊，美其名曰——解决员工个人问题，在剩女剩男横行的现在，这也算是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

我也认为自己最近的生活态度有些消极，不利身心健康，于是，第二天便傻乎乎地跟着一大群人聚餐——大夏天的去烧烤，确实很有雅兴，据说是头儿提议的。

野营地不算远，离市中心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树木苍郁，河流环绕，烧烤地置于森林之中，撑把太阳伞，来几个烧烤架子与桌椅，倒也惬意。更主要的是，这次设计公司来的人都还可以，大家行业相关，彼此之间聊的话题自然多了，抛开不太纯粹的目的，也算是一次不错的交流。

“来，简浅，给你介绍一下，孟天，是个律师，是设计公司的法律顾问。”头儿笑嘻嘻地拉过一个人，“这是我妹，简浅，可好的一孩子，你们聊着……”

我微笑着给她翻了个白眼，这年头的律师还真是悠闲。

孟律师除了个子矮了点，长得含蓄些，倒也没其他缺点了——毕竟是当律师的，口才好，见识广，不时还来点幽默，倒也还聊得来。

“知道哪类官司接得最多吗？”他将烤好的鸡腿递给我，本就很小的眯眯眼更是笑得只剩一条缝，“我现在都成离婚专业户了，找我的案子，百分之八十都是这个。”

听出他语气里的自嘲，我笑笑：“没办法，现在流行这个，需求大了，也难免。”

“你喝酒吗？”他递给我一罐啤酒。